

陶克涛 著

毡乡春秋

柔然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毡乡春秋
柔然篇

陶克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毡乡春秋·柔然篇

陶克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20千

1997年8月第一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04-01333-6/K·72 定价: 24.00元

弁 言

书要问世，开头总应讲几句话。

前清康、乾之际，江南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人，自号“际熊老民”。很有过为人称颂的著述。晚年，罗织书史资料，准备写《裨政》一书，终于不得已而辍笔。惶惶地叹息说：“乃知穷愁著书，亦终属有福人。”这当然是开自己的玩笑。在他那个时代，著书，特别是写史，哪里还谈什么“有福”？简直是要惹祸！这是有案可查的。就是其后各世，著书引祸的人与事，也是很有吧！

我的这本书终于著成，要说“有福”，那倒不是因为“穷愁”，实在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理论务虚会议及其以后一系列旨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在这些政策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赐予的。没有这些，使前此的“大气候”依然笼罩大地，岂但著书无“福”，恐怕要以“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的古法自律了。所以本书得以完稿，特别要铭谢党和政府的领导。用感嘉贶啊！

关于本书的缘起及过程，绪言已经述及，这里只就以下各点略作说明：

一、本书是毡乡通史的第二篇。名曰“柔然”。实在可以视作第一篇——匈奴人在四一六世纪在毡乡的嗣续；是蒙古人建业的先声。否认毡乡无通史之说。此为本篇述作大旨。

一、本书类属总括柔然历史结构性质。它所企望追求的学术目标是尽可能再现这个英雄汗国的历史真实。尽可能揭示史书对它的私心湮暖；从而尽可能驳正史家对它的曲笔。就全篇而言，凡是这个汗国的兴衰、进退中的基本方面，都有着笔，庶几其历史轮廓能够清晰。

二、本书叙论力求详悉，务在周备。既不以字数自吝，亦不以卷帙自束。这一方面是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补史书的过于简陋。为此，篇中不憚旁征，无妨博引，并借此以协助读者，首先是毡乡读者觅得更深入探究的一些线索。但附赘累疣，亦求力避。

一、本书叙论，率以正史为依据。然而正史不光述事每有漏失，其识见亦多不类。所以这里的“依据”云云，只是就它所提供的史料线索而言，在这个中轴上，更以其它史料作填充。至于识鉴，则正史无可依据之可言。

一、本书对于前人著述，无论正反两面也间有涉猎参考。一方面借以了解先前柔然研究的动态；同时亦借此以衡量其得失，从而使本书撰著获得启发与前鉴，这是应当感谢的。但是我掬管自警，力避依样葫芦。大致异人之所同；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忽；豁人之所谨为本书之所循。

一、凡所征引，无论巨细，不分古今，“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一方面以示“不窃人之美以为己功”；另一方面亦借示本书所论，洵非杜撰。

一、本篇专有资料介绍一节，主要是为不熟悉汉文史书的非汉族读者而设想的。

一、戴东原曾说：“今之学者，勿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这里的“字”乃专指汉字。汉字的“六书”很多奥妙。陈垣先生曾有名著《〈元朝秘史〉译音用字考》，指出汉字音译蒙古语，用

字都有深意。“鸟之字从鸟；虫之字从虫。”如此等等。冯承钧先生对之极为赞赏。其实这种构字法岂止《元朝秘史》，对毡乡族名的音译也率多类此，而其寓意则无一不在贬斥。本书从字的构成、选用及其意义上，揭示史书对柔然名物的译注，主要是为习惯于拼音的、连缀文字而昧于汉字“六书”的非汉族读者而作的。

一、本书述作，或有史书失载的地方，然而事物失载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其事其物。清人毛奇龄曾说：“古书不记事始。今人但以书之所见，便为权舆，此最不通。《易》、《书》、《诗》无‘骑’字，遂谓古人不骑马，‘骑’是战国以后字。然则六经无‘髭’、‘髻’，将谓汉后始生髭髻乎？”这话似涉谰浪，却很中事理。他虽说的是名物，而道理却是可以推衍史事的。合情合理的推论、比类，不必有违“实录”。本书意亦同此。

一、叙论柔然，可以有各种各样见解与方法。本书所撰，只是一得之见，亦如登山至绝顶所选择的径路之一。断断不敢自诩，以为登峰造极只此一条小道可通，别辟蹊径就绝对不通。在这里，我引两位古人的话：

南朝梁人江淹说：“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远，好远兼爱者哉。”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使为海若者。沃然自喜曰：‘咨尔诸水，寻源而来，不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之殊乎？不可谓尽吾之族类也。盍各返尔故处’，如是则不待尾闾之浅，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今之好同恶异者，何以异是？”

二人所说，虽然不必指史，而其允许各种见解的论旨，却也

适用于史学领域。我赞称这种观点，我也企望别人也能同情。

一、本书述而兼作。是否妥当，只是尝试。尚祈读者有以教正。

陶克涛

1984. 1

目 录

弁言	(1)
篇一 绪论	(1)
(一) 一座大山	(1)
(二) 浅识经纬	(9)
(三) 从新开始	(21)
(四) 须要“抽丝”	(33)
篇二 何所自来	(39)
(五) 正名	(39)
(六) 支离之见	(55)
(七) 所以解纷	(59)
(八) 系属当在	(76)
篇三 观风	(83)
(九) 独有心声	(83)
(十) 衣食之资	(93)
(十一) 问俗	(109)
(十二) 宗仰 (上)	(122)
(十二) 宗仰 (下)	(133)
篇四 在草原上	(145)
(十三) “更无多马国”	(145)
(十四) 阡陌不废	(161)

(十五) 来百工·····	(175)
(十六) 何物“木末”城·····	(192)
篇五 振振公族·····	(199)
(十七) 振振公族·····	(199)
篇六 肇业之始·····	(217)
(十八) 首要条件·····	(229)
(十九) “雷神”·····	(241)
(二十) 非叛无以建业·····	(256)
(二十一) 远祖的成就·····	(263)
篇七 “任其旧俗”·····	(263)
(二十二) 帝号·····	(263)
(二十三) 职官·····	(275)
(二十四) 立军法·····	(287)
篇八 或然的·····	(296)
(二十五) 或然的·····	(296)
篇九 “战地风来草木腥”·····	(310)
(二十六) 不使为仇所胜(上)·····	(310)
(二十七) 不使为仇所胜(下)·····	(327)
(二十八) 驱马渭桥·····	(339)
(二十九) “锻奴”逞志·····	(349)
篇十 佳兵不祥·····	(356)
(三十) 佳兵不祥·····	(356)
篇十一 毕竟春归何处·····	(365)
(三十一) 他们依然留驻·····	(365)
(三十二) 历史的玩笑·····	(374)
(三十三) 东移·····	(382)
(三十四) 尧呼尔·····	(390)

（三十五）西迁·····	（397）
《毡乡春秋·柔然篇》跋·····	（411）

《毡乡春秋·柔然篇》

篇一 绪 论

——“对于过去有了认识，就会使
们不去过分急忙地追求享受现时的成就，
而要想到未来，竭力加深和扩大我们更好
地但还非轻快的日子中不是他们自己所夺
得的和赚来的好东西。”

——高尔基《农村史》

（一） 一座大山

在人们试图逐步探究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真实的过程中，现在横列于面前的是涵幽叠翠、连绵起伏、需要更加放眼、不怕跋涉的万里峰峦，这就是被史家诬称的牧人之国——柔然。

柔然的出现，是历史趋势的必然。当然，也是历史主宰的责成。使无柔然，毡乡其奈离乱何？没有柔然，强敌压境，北方终将何以堪？形势之手将柔然从后场推向了前台。然而它身临其境

的却是一个劫后疮痍、鸿惊鹤怨的苍凉空间。不是吗？

唐人李华写道：“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敶，无世无之。”他这是感伤他的同胞的苦难而不是痛惜“四夷”的灾殃的话，然而不能说这几句话只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空头文藻。秦人北逐匈奴，姑且不说。前汉的将军卫青、霍去病“马踏”匈奴，单于弃地而走，“漠南无王庭。”“王庭”在阴山。阴山从此变成了豢养“南单于”的厩圈。“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后汉的窦宪、耿种等“豕突”毡城，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史家以为“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北宋时的御用史家据此也说“北匈奴地遂空。”^①“遂空”，就是罄尽无余，一无所有——没有国家、没有社会。一句话：除了天黏衰草，霜风凄紧之外，甚至也没有哺乳类。当然，这里包含着文人的弄笔成分，甚悖于情理。

以理言之，一个广袤万里，屏山阻水；往来迁徙，不常厥居，向来不以一时一地得失为计的游牧社会，随时“空”一片原野，渺不见人，无非等闲，未必就是窦宪之辈使其“地空”的。在战时，敌人入境，习惯上也是闻风传檄，匿迹清野，空谷避锐，窦宪所见，类即如此。班固党宪，故作此惊人之笔。我倒怀疑，窦、耿等师老还军，反而可能突然受到了匈奴长围铁骑的邀击，亦如当年汉将李陵、贰师所经那样。只未被俘虏罢了。

以情言之，窦宪回兵之后，正如先前的卫、霍进兵之后那样，匈奴地区不论大漠南北，不是依然箭歌骑曲、穹庐烟直的吗？就是后汉边城的戍卒，境上的烽台也还不见减少，那未必是徒然对付“塞北地空”的吧！

然而战火所招致的残破之重却是真的。“斩温禺以衅鼓，血尸

① 《稽古录》卷十三。

逐以染铔。”匈奴地区是“萧条万里、域灭区殚。”^①而所谓单于西走，“余部不知所属”云云，也是真的。“不知所属”就是群龙无首，无所适从。匈奴余众以“鲜卑”自号而奔辽东；逢侯拥众揭竿。此外，驰骋于漠北的氏姓族类，也是源分派异，各不相能。史家范晔说他们“野心难悔，终亦纷纷。”^②这个“终亦纷纷”及“纷纷”所必然酿成的社会动乱，直到魏晋时代依然不止。战争残破之后，域内又如此久久不能统一，秩序也那样惴惴难以稳定。人民的身家性命，安居乐业，因此也只能慨乎言之了，《诗》云：“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对于“王庭”的丧失，人民是不满的；对于人造的纷乱，人民也是不耐的。他们希望统一；希望和平；希望王权出现。“久空重位者，危。”这话人民是懂得的，“重位”就是王位，谁来就坐这个“重位”呢？历史选择了郁久闾氏。正是郁久闾氏缔造了柔然汗国。

郁久闾氏大概只是匈奴后期的一个族姓，衍而成为“贵种”。然而他们踟躇一隅之地，并无显迹于世。匈奴败乱，缓急之间，他们铁马蒙毡，继踵而起。以此回天有力，他们把自己带上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郁久闾氏创制定众，易帜改号，所面临的分任是如何兴灭国、继绝世，召“天下之民归心”。他如何进入自己这种建业的角色，其详细的情节，既不见他们自己的记录，今天已经无从领略了。可以盖然想见的必然是历尽坎坷，备尝凌辱。而他们气愤风云，发扬蹈厉，寻找一切可能的际遇，独领自家的风骚；顺应域内的舆情及争取周边交好各族的同情，不但终于在世系不绝如缕中恢弘了匈奴王庭的前绪，开创了新的汗统；并且竟能在残山剩水间建

① 《文选》卷56。《封燕然山铭》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卷89。

成泱泱大国，赫然雄飞于匈奴故地，而与骄横北方的拓跋王朝——魏、代相互颉颃者达二百余年之久。拓跋泯灭，它犹屹立二十余年。其气势所示，不说是奇迹，亦可谓是异军突起了。北魏对之切齿，嫉为背上芒刺，信非无故。“力辑八荒成一统，不坠前绪肇新元”。柔然称得上是千古一代。

然而这个“千古”铁牒终于在风雨如晦中，被历史楼船冲绝了。“从此龙城已别属，空将碧血溅青门，”柔然毕竟湮然而逝。在它身后一千余年间，它那种峥嵘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可以说已被逐渐淡化以至模糊，就是它幸而残存在塞上的族裔们，对之也很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了，还有谁闻问呢？

自然，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人问或提及，这就是史家。然而在他们的笔下耀然显见的却照例是一种轻蔑的口气。1920年大历史学者梁启超提出：“柔然兴亡皆暂，于我民族之化合，影响盖细。”^①1939年另一位著名的史学者吴其昌也承其余响，断言柔然是“影响极其微小的蛮族。”^②唱此调者也还有人。梁、吴二氏是名人名笔。其立论绝不是剑头一吹，而可以“影响盖细”视之的。

所谓“影响盖细”、“极其微小”云云，在语义上不就是它所发生的作用（不论正反）等于零吗？既然前提是柔然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能动地发生什么作用，结论当然就是它的经验没有“资治”的价值，因而它也就没有考述的必要。二氏居然出口的论断究竟建立在怎样的依据上，更无一点消息。不过，我倒因此想起先他们一千年前的一位修史人了，这就是欧阳修。这位“自号醉翁”者也曾说：

“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

① 《国史研究六篇》第28页。

② 《子肇文在》上册，第23页。

世次、文字识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①

“夷狄”不足以考述，这就是这个封建卫道者的心术。道理是什么呢？中心就是“夷狄”们游牧不文，“兴灭不常”，归根到底的言外之意无非就是影响甚微吧！

“夷狄”之游牧不文，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与不同阶段。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发展的普遍规律。史书载明：周族先祖就处于“戎狄之间”。古公改自己的“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②王夫之说过：“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啍啍，饱则弃余，亦植立之兽而矣。”^③王夫之最讲“夷”夏之防，强调“防之不可不严”，然而他在这里却指出汉族上古也曾经是“夷狄”；也曾经游牧不文，兴灭不常，而史家从没有一人说“乌足以考述”的话，反而是考述者唯恐其不详。为什么？说实话，柔然影响“盖细”、“极其微小”论者的立论，无非是欧阳氏老调的重弹。

任何一个时代，一种人类活动，总是要受身在其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制约的。离开这个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是终究无能为力的。以此而论，说柔然的“影响极其微小”，情有可原，然而这种“微小”，岂又只限于柔然？

柔然兴起源渊有自，它的衰亡也不是仓猝于一日之间。它立国二百余年，较它之前的三国（只存45年）、西晋（只50年）；在它之后的隋（只存30年）、五代（总计54年，各国平均只存10年）；与它同时的南朝四国（总计170年，每国平均40年），甚至较北魏都长出了好多年，何得谓之“兴亡皆暂”？而上述倏而来兮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卷7。

② 《史记·周本纪》卷4。

③ 《思问录·外篇》。

忽而逝的各国，何以就没有“皆暂”之嗤？

柔然有国号、有王号、有年号；已在使用文字；已奉行佛教。如此等等，何得厚诬古人，蔑之为“蛮族”？鲁迅曾说：“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①这话当然不是指研究柔然而说的。不过，我倒是想借来引申一下：梁、吴等的笔头一摇，对一切愿意以公道考述柔然的人，为“害则甚大”。

公平地说，柔然是个有土地；有民众；有政权；有章则；有声有色的国家，不是谈不上分量的尘砂。无论以族以名，都是个客观存在，尤其也不是冥冥中的缥缈之象。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从来都是必然规律。不发生影响，不显露作用的事物，归根到底是不存在的。况且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无非就是人们有目的、有预计的活动过程。就是说，人们在历史实践中，总是要力求实现自己的目的；力求对客观事物发生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也实现对自我影响。柔然汗国存在本身就是这种作用（或说影响）的结果。事实上，被影响的对象也不得不接受它的影响。老实说吧：就是昌言其“影响极其微小”这本身，也证明柔然是有影响的。

王夫之曾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耳。”^②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认识。柔然“影响极其微小”论者，如果生在柔然时代、身入其境，亲历其事，他就不会不感受柔然的兴衰进退的影响于当时及后世的深切而有动于衷；他就不能不礼赞王夫之的主张。一个徒然泥书的学者不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实践地去看待千年前的史事；不从当时当地当事出发，而只是以千年之后的陌路客，从他

^① 《鲁迅书信集》上册第269页。

^② 《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现时坐在书房里的感觉与想像出发而失其谛思，虽然可以各是其是，而其结论之凿空，恐怕是必然的吧！南宋主张改革，坚持反抗女真的叶适有言：“古今辽阔，学者不推其世观之，难乎其要矣。”^① 可谓至言。

应当承认，柔然是继匈奴之后，第一个树起自己独特旗帜，并世无二的草原汗国。不正是这个大国的存在，弥补了“塞北地空”的缝隙？它在中国史书占有篇幅，被附入“列传”，岂是无谓？

正是柔然的作用，才使原匈奴高原被战乱残毁的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在久历兵燹之后，得以继续获得被利用、开发与改造的可能；才得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充当关内流人寄居的避难所。

正是“柔然”这个现实的精神磁体，成了当时凝聚毡乡各部的引力；成了各族社会成员合族的标志。在塞外，仰柔然鼻息者，包括西域在内，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了。

正是柔然再次疏通并保证了西域与东方各地安全的北路通道，使人畅其行，畅其流。

正是柔然锐意开放而不锁国，与周边各族交好，使各种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在毡乡的弘通才有了一个需要的气候。

正是柔然仿学汉法，任用汉人，使用汉式年号；官用汉语文字，促进了“冠裳”文明之花在毡乡的开放，而柔然人之在内地的移居，对“我民族的化合”不也滋生着影响吗？

正是柔然汗国成了偏安一隅的南朝各国辗转交聘、遥相呼应以抵制拓跋人在北方的强大与国。

“如今国事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这正是南朝诸国在拓跋人的进逼下所处的危境，然而正是柔然对拓跋的捣虚反击，“代京

^① 《习学记言序目·〈国治〉》卷12。